

水浒传

中华文化精粹文库·国学典藏书系

精选本



〔元〕
施耐庵
著
早〇译注

级的腐朽和残暴。

山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统治阶

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梁

抗斗争为主要线索，塑造了宋江、

《水浒传》以梁山英雄的反



四川人民出版社

水浒传

中华文化精粹文库·国学典藏书系

精校本



〔明〕施耐庵◎著

范文章◎译注

级的腐朽和残暴。

山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统治阶

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梁

抗斗争为主要线索，塑造了宋江、

《水浒传》以梁山英雄的反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 / (明) 施耐庵著; 范文章译注.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6
(国学典藏书系)
ISBN 978-7-220-10266-0

I. ①水… II. ①施… ②范… III. ①章回小说—中
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745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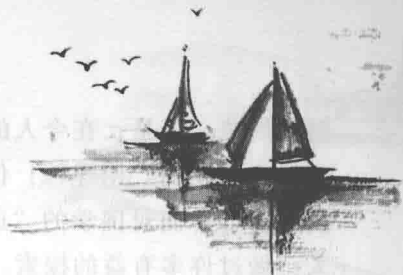
水浒传

(明) 施耐庵 著 范文章 译注

责任编辑	刘 静
封面设计	河之源
版式设计	河之源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s.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624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0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266-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453



前言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儒学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算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的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和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别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作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

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的。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大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大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书系”丛书。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编者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学贵力行，圣贤文化的学习，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与圣人促膝对话，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



目 录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3
第三回	史太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6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9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12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15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17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19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21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23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26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29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32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34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36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39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41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43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46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48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50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全义释宋公明·····	52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54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56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58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60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62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64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66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68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70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73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75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77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79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82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85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87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89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92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94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97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100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103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106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庄·····	109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112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115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118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121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123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126
第五十三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129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132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135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138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141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144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147

第 六 十 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150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153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156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159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162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165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168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171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174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177
第 七 十 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180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183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186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189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192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195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197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199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202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205
第 八 十 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209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212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215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218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220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222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225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228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231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234
第 九 十 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237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239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243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247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249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251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253
第九十七回	陈瓘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255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陂梨·····	257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260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瓘宋江同奏捷·····	262
第一百零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好·····	264
第一百零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266
第一百零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袁兄医脸·····	268
第一百零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270
第一百零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272
第一百零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274
第一百零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276
第一百零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279
第一百零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281
第一百一十回	燕青双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283
第一百一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285
第一百一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287
第一百一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289
第一百一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291
第一百一十五回	张顺魂提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293
第一百一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296
第一百一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298
第一百一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301
第一百一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303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305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

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伤损军民甚多。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官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

洪信领了圣敕，不敢久停，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次日，众位官员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都下山来迎接丹诏。

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请太尉起来，香汤沐浴，换了一身布衣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

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三二多里路，正走不动，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扑地往后便倒。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咆哮了一回，托地往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把龙香烧着，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叫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

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

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张开巨口，惊得太尉三魂荡七魄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会儿，往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口里骂那道士：“叵耐无礼，戏弄下官！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再拿了银提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帨。却待再要上山去，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太尉定睛看时，只见那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笑吟吟地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道童不睬，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哈哈大笑，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么？”太尉大惊，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今上仁宗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想是天师吩咐他，一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想到方才惊吓得苦，不如下山去罢。

次日早膳以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数十道封皮；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什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祖老天师锁镇魔王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回答：“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什么模样。”真人告道：“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你等故意安排这等去处，显耀你们道术。快快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挡宣诏，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煽惑军民百姓。”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地，不见一物。

太尉叫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四边并无一物，只中央一个石碣，下面石龟趺坐。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后面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刺枪使棒，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却是不会。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到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高俅只得来淮西并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一住三年。

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赶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思量要回东京，柳世权和东京城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赍发高俅投奔董将仕家。

高俅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住了十数日，董将仕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下如何？”高俅大喜。董将仕使人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小苏学士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专请小舅端王。

都尉请端王居中坐定，酒进数杯，那端王偶来书院里少歇，恰巧见书案上一对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细巧玲珑。王都尉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明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两人依旧入席，尽醉方散。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径投端王宫中来。院公引到庭门，高俅看时，见端王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也是高俅合当发迹，那个气毬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高俅一时斗大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问道：

“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令，赍送两般玉玩

器来进献大王。”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

那端王问高俅道：“你唤做甚么？”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只得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彩。那身分模样，这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去？

且说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寸步不离。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先叫枢密院与你入名。”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且说高俅去殿帅府里到任。一应合属便公吏、衙将，尽来参拜。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高殿帅大怒，喝道：“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搪塞下官。快与我拿来！”且说这王进只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见有病患状在家。高殿帅哪里肯信，定要拿你。”王进听罢，只得捱着病来参见太尉。

王进谢罪罢，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他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却正属他管。”回到家中，对娘说知此事。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王进道：“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爱儿子使枪棒，何不逃去投奔他们？”娘儿两个商议定了。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在路上一月有余。忽一日，天色将晚，见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转入林子里，却是一所大庄院。

王教头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道：“小人母子二人，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既是如此，且待我去问庄主太公。”庄客入去多时，出来说道：“庄主太公教你两个入来。”王进请娘下马，随庄客来见太公。

自此在太公庄上住了五七日。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道：“敢问这后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那后生道：“若他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那后生拿条棒滚将入来，径奔王进。王进回身，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往后倒了。王进连忙扶住，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旁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



便拜道：“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道：“我母子二人，无恩可报，当以效力。”

话说这史进每日在庄上管待王教头母子二人，指教武艺，前后得半年之上，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学得十分精熟。王进相辞要上延安府去，史进并太公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

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坐定商议。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与陈达、杨春说道：“如今我听闻华阴县里，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捉我们。山寨钱粮欠少，为何不去劫掠些来。”白花蛇杨春道：“若去打华阴县时，须从史家村过。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虫，不可去撩拨他。”陈达叫将起来，说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喝叫小喽啰：“快备我的马来，如今便去先打史家庄，后取华阴县。”随即披挂上马，点了一百四五十个小喽啰，下山往史家村去了。且说史进正在庄内，整制刀马，见庄客报知此事。史进上马，来战陈达。

两个斗了多时，史进卖个破绽，让陈达把枪望心窝里搠来，史进却把腰一闪，陈达和枪搠入怀里来。史进只一挟，把陈达轻轻摘离了嵌花鞍，丢在马前受降。史进回到庄上，将陈达绑在庭心内柱上，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首，一并解官请赏。

再说史进正忿怒未消，只见庄客飞报道：“山寨里朱武、杨春自来了。”史进上了马，只见朱武、杨春步行，已到庄前，双双跪下。史进下马来，朱武哭道：“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当初发愿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误犯虎威，无计恳求，今来一径就死。”史进听了，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史进便道：“你两个且跟我进来。”朱武、杨春并无惧怯，随了史进，直到后厅前跪下，又叫史进绑缚。史进道：“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你肯吃我酒食么？”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惧，何况酒肉乎！”当时史进大喜，就后厅上座置酒设席，管待三人。史进自此常常与朱武等三人往来。

不觉中秋节至，史进当日吩咐家中庄客，准备下酒食筵宴。

史进正和三个头领在后园饮酒，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火把乱明。史进跳起身来，喝叫庄客：“不要开门。”掇条梯子上墙，打一看时，只见是华阴县县尉在马上，引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士兵，围住庄院。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两个都头口里叫道：“不要走了强贼！”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且说史进就中堂又放起火来，杀将出来。史进当头，朱武、杨春在中，陈达在后，和小喽啰并庄客，指东杀西。两个都头见头势不好，转身便走。陈达、杨春赶上，一家一朴刀，结果了两个性命。县尉惊得跑马走回去了。众士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史进和朱武、陈达、杨春，并庄客人等，都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贺喜饮宴。

史进住了几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进带去的庄客，都留在山寨，只收拾了些散碎银两，打拴一个包裹，辞别朱武等三人。入城来看时，只见一个小小茶坊。茶博士点个泡茶，放在史进面前。史进问道：“这里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茶博士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位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史进像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两个坐下，史进道：“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史进道：“小人姓史名进。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两个挽了胳膊，出得茶坊来，只见一簇众人，围住白地上。分开人众看时，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看了，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叫做“打虎将”李忠。史进就人丛中叫道：“师父，多时不见！”鲁提辖道：“既是史大郎的师父，也和俺去吃三杯。”李忠收拾了行头药囊，寄顿了枪棒，三个人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

三个人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只听得隔壁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道：“你也

须认得洒家！却恁地叫人在间壁哭，搅俺弟兄们吃酒。”酒保道：“官人息怒。这个哭的，是绰酒座儿唱的父子两人，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一时间自苦了啼哭。”鲁提辖道：“可是作怪！你与我唤得他来。”不多时，只见两个到来，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鲁达问道：“你两个是哪里人家？为甚啼哭？”那妇人便道：“官人不知，奴家是东京人氏。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家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家赶打出来。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不想误触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鲁提辖又问道：“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老儿答道：“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鲁达听了道：“呸！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这等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史进、李忠抱住劝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会。”两人三回五次劝得他住。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吩咐道：“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正在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唱喏道：“提辖恕罪。”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听罢，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睁眼看着郑屠说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郑屠大怒，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众邻舍那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那店小二也惊的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穴正着。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提了一条

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且说鲁达自离了渭州，急急忙忙，行过了几处州府，正行之间，不觉见一簇人众，围住了十字街口看榜。

鲁达看见众人看榜，也钻在丛里，鲁达不识字，只听得众人读道：“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支給赏钱一千贯文。”鲁达提辖正听到那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张大哥，你如何在这里？”拦腰抱住，直扯近前来。

那人道：“西华县‘李甲’，因见你提辖，特地来寻你。”

鲁达道：“你如何在这里？”

那人道：“因见你提辖，特地来寻你。”

鲁达道：“你如何在这里？”

那人道：“因见你提辖，特地来寻你。”

鲁达道：“你如何在这里？”

那人道：“因见你提辖，特地来寻你。”

鲁达道：“你如何在这里？”

那人道：“因见你提辖，特地来寻你。”

鲁达道：“你如何在这里？”

那人道：“因见你提辖，特地来寻你。”

鲁达道：“你如何在这里？”

那人道：“因见你提辖，特地来寻你。”